第一章　风急云涌扬旌旗

1. 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15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此时,蒋介石表示同意改编红军主力部队。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共 4.6万人。8 月下旬至 9 月底，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先后出动到华北前线抗日。同年 10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琼崖地区除外)于 12 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新四军下辖 4 个支队,共 10300人。1937 年 9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9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黄克诚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年仅 35岁的黄克诚,戴着一副老式的深度的近视眼镜,瘦瘦的身材,清癯的面庞,显得敦厚、儒雅而持重,令人感到可亲可敬。在八路军中,他已是一位年轻的身经百战的‘ 老革命 ’了。他 23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4 岁参加北伐战争,26 岁时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家乡永兴年关暴动，后到井冈山。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大队、支队、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参加了巩固发展湘鄂赣苏区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 围剿 ”作战。长征中曾率部担任前卫,在抢渡湘江、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战斗中,屡建功勋。1936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党中央决心予‘ 剿共 ’最卖力的敌胡宗南所部以歼灭性打击。彭德怀遂发动并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于 11月 17 日至 20 日,在甘肃环县之萌城、山城堡一线,全歼向我进犯的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一个多旅,击溃敌第一师又四个团,并击落敌机一架。黄克诚时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师长，他俩率领第四师参加了山城堡地区歼灭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主力的战斗。此仗打了一天一夜。勇猛顽强的红一军团第四师采取绕到敌人侧后偷袭与正面发起猛攻的战法，使敌军顿时大乱,掉头溃逃,遭到惨败。山城堡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红军三大主

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显示了红军的力量，宣告了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的彻底破产，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的黄克诚,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在红军时期及长征途中,多次因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级。但虽屡遭磨难,惟斗志弥坚,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现在,他内心充满了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黄克诚的心每时每刻都与部队、与干部战士紧密相连。只要有时间,他就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到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了解并掌握官兵的思想情况。红军主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尤其是大家都不愿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经部队的各级领导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国民党制发的军装，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如今,部队改编后,军装、帽徽都换了，情况怎么样了呢？这都是政治部领导和黄克诚部长本人时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37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

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找到黄克诚,对他说,自红军改编以来，中央一直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风气在部队中滋长。你是个老政工干部,有经验,政治部决定派你到一一五师去检查一下政治工作情况。任主任要求他多听多看,回来写个报告,谈谈看法。

总政领导与黄克诚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真可谓“不谋而合”。他很快就奉命离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南茹村,到 40 多里外的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军岗库,去检查师、团的政治工作情况了。

平型关大捷以后,一一五师西撤 20 多里,部队来到大山沟里的军岗库一带休整。

黄克诚等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被大山里的秋景所吸引。山路两旁的山上长满了松树、柏树、桦树、杨树、榆树和杏树，远远望去，一片苍翠。淡黄色的桦树、杨树叶子，斑斑点点，洒落林间，浓淡相宜，引人瞩目。野山羊、狍子、野鸡不时出没林间。山间的溪水，潺潺流淌。一幅别具风格的“松泉秋韵图”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经过一场战斗的洗礼，使五台山地区的秋天景色格外美丽怡人，令人向往。一路上，黄克诚沉浸在几天前平型关大捷的喜悦中。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胜仗。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毛主席指挥真如神，八路军旗开得胜，中国有“救星”，抗战有希望了。与此同时，黄克诚还认为，平型关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我军的伤亡很重。一一五师是我军的老部队，消耗掉那么多的骨干，是很可惜的。

来到一一五师，黄克诚便一头扎进工作中，以完成任弼时主任交待的重要任务。在约半个月的时间里，他跑遍了该师师部所在地军岗库，两个团的所在地耿镇、高洪口，及后方医院所在地河北村。在机关和基层，黄克诚接触了师部领导干部和团营连指战员，召开了许多座谈会，共同探讨我军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通过检查和座谈，黄克诚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上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在红军改编时，由于受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制约，八路军各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师、旅、团只设政训处，规格降低了，有些仿照了国民党军队的样子。这样，政工人员地位降低，受到了冷遇，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的削弱，政治工作很难再做到家。而且出现了侵犯群众利益、新军阀主义倾向抬头等不良现象。吃得开的是副官，他上承各级首长，下联部队基层，一般事情只要副官点头就行了。这样，军阀习

气开始滋长蔓延,一些江湖义气也带进了部队,有些基层干部甚至不愿再叫‘同志’,开口闭口就是‘弟兄们’。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如果不予重视,任其泛滥,长此以往,很有可能出现派系斗争,山头主义便会重新抬头,其后果不堪设想。黄克诚一直是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深知八路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之所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而不溃散，并保存下革命的火种，坚持到现在,且能取得威震全国的平型关大捷这样的胜利,关键在于我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丢掉了这种传统，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党和军队将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可能保证打胜仗，甚至连部队都会散掉的。

长征结束后发生的‘邓国清事件’,至今仍记忆犹新,黄克诚每念及此,心中都隐隐作痛,愈益感到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迫切！邓国清，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连长，因为犯了刑事罪，被关在长沙国民党监狱里。1930 年,红三军团打开长沙后,把他从监狱中放了出来,并吸收他参加了红军。邓国清很勇敢,能打仗,不久就被提拔为团长。由于他在国民党军队多年,恶习难改,调戏妇女,动辄打骂部下,干部战士对他十分不满。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由于他的军阀作风更加严重,许多人主张撤掉他的团长职务。时任师政委的黄克诚不同意马上撤换邓国清，主张继续帮助他提高认识。在黄克诚的帮助和教导下，邓国清确有改进,长征中担任了红三军团第十一团团长,也指挥打下了不少胜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没能坚持深入地进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国清过不了艰苦的部队生活,竟然偷偷地离开红军,潜逃了。于是,黄克诚联想到,假如放松了政治工作,还会不会发生‘邓国清事件’呢？而这种事件对部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由此，黄克诚就想到这么一条建议：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恢复师团政治部、处，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临行前，黄克诚将干部在座谈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连同自己的想法，向一一五师部分首长谈了谈，并同师部首长商量。师部首长聂荣臻、罗荣桓等人听了他的建议，都表示赞成黄克诚的想法。黄克诚立即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了详细汇报。

任弼时听取黄克诚的汇报后，深感问题的严重。任弼时当即要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以便上报。他把报告起草出来以后，任弼时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的名义上报党中央。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十分赞同八路军总部的建议，充分肯定了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重要性，马上作了批示。同时，黄克诚在毛泽东的脑海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多次提及黄克诚有将帅之才。

10 月 22 日,党中央电令八路军总部,批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我军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各部队所属的政训处均改为政治部、处，部队重设政治委员。随后，经党中央批准，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离开部队回延安工作后，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这样，使部队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

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的恢复，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对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件事情上,黄克诚立了大功,并为全军将士所铭记和传颂。

部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后，黄克诚即奉命离开了政治部，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政治委员。此后，他就同旅长徐海东、代旅长杨得志一起，率三四四旅转战晋冀豫近两年时间。

2. 为了民族的希望

黄克诚奉命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赴任，就意味着他即将奔赴抗日的战场,去率领、指挥我军一线抗日部队,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的战斗,并最终把它赶出国土,收复失地,以热血和生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是党和人民的召唤，民族的希望与重托，也是他这个热血男儿的由衷的心愿。将亲自投身埋葬日寇的战斗，实现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这是何等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一种崇高的自豪与历史使命感在黄克诚的心头油然而生。

在三四四旅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是黄克诚革命生涯中的难忘而重要的一页，也是他献身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三四四旅是以红十五军团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大部分干部来自原鄂豫皖苏区红军。这支部队在鄂豫皖、在陕北屡立战功,战斗力很强。部队干部作战英勇,敢打敢拼,名震苏区。旅长徐海东比黄克诚年长两岁,湖北黄陂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曾历任红军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军团长，也是一位长征干部。他原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是闻名全军的一员骁将,人称‘ 徐老虎 ”;连毛泽东也高度评价他是‘ 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是‘ 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 ”。能到这样一支英雄部队任职,与这样一位英勇善战的同志与战友共事,一块儿工作、战斗,黄克诚心里很高兴。

旅长徐海东十分热情地欢迎黄克诚的到来。当晚，他与新政委同住一间屋子,促膝谈心,聊得很晚,有说不完的话。

通过交谈，黄克诚对虎将徐海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的思想上也有过困惑、疑虑和不解,在学习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之后，逐步理解了，想通了，并风趣地说：

“我这个人,想三分钟,就全想通了。”两人不禁大笑起来。

初次接触，徐海东的质朴、亲切与坦诚，在黄克诚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来乍到三四四旅，黄克诚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感触颇深。该旅的前身红十五军团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组成的，由于受山头主义的影响，部队对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不大欢迎。鉴于黄克诚这个“外来户”刚到三四四旅,时间不久，又因为关系不熟，开展工作的难度很大。一些干部对他这个政治委员不大理会，个别干部根本不买账。黄克诚讲话他们不怎么听，平时在生活上不仅不关心，甚至有些故意为难的地方。尽管如此，他毫不气馁。黄克诚毕竟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的政工干部，他坚信日子久了，与周围同志的关系就会融洽了。于是，他深入部队,诚恳待人,与干部战士打成一片,时常与他们谈心,交流感情，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旅长徐海东知道黄克诚是个做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十分支持黄克诚的工作。凡部队有人闹情绪，思想上出了问题,或记者来前线采访,徐海东总是大手一挥:“找政委去!”而他本人则专注于部队打仗。对此，黄克诚感到十分欣慰。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由于黄克诚的真诚、毅力和耐心,干部战士不断了解他、认识他、亲近他,之间的心灵逐渐沟通了,一些误会、偏见乃至狭隘的山头主义思想，也像横亘于他们中间的冰山一样逐步消融、化解与消除了，并有了共同的语言。后来，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黄克诚一直与这支部队生死与共，患难相依，血肉相联,结成了最亲密、最深厚、最珍贵的战斗情谊。

关于打仗的事情，开始黄克诚一般不多说话。在同部队指战员的接触中，以及后来看到部队在作战中常常吃亏，他发现这支部队还有些明显的不容忽视的弱点，即是部队同日军作战，仍沿用过去打国民党军队的战法，猛打猛冲，而往往灵活不足，经受了几次

挫折。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 1937 年 9 月 21 日与 25 日,中共中央在致彭德怀与北方局的电报中，重申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强调今日红军要发挥‘自己的拿手好戏”,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为此‘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并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抗战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后来，黄克诚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深有体会地说：“运用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和地区，形势就发展得越来越好。反之,违背了这一战略方针,就遭致了挫折和损失。”

战争是一所最好的学校。根据黄克诚的意见，三四四旅的指战员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注意开动脑筋，研究新的战法，力求避免打被动仗和阵地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作战本领，去夺取战斗的胜利。

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部队连战失利,先后放弃天津、北平和石家庄,使得日军长驱直入,太原遂于 1937 年 11 月 8 日陷落。此时,日军继续沿同蒲线南下,先后占领平遥、交城、文水。在绥远方向,日军已陷包头 沿平汉路南犯之日寇已占领安阳；沿津浦路南犯之敌已占领济阳，进抵黄河北岸。至此，华北基本沦入敌手。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阵地防御作战陷于崩溃，以八路军为主体的山地游击战则成为华北敌后的主要斗争形式。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太原，我八路军在敌后成功地开展了阻击、伏击、袭击作战,牵制、消耗了敌人兵力。八路军总部还率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驰援正太路，于 10 月下旬进至正太路以南地区。10 月 19 日，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以一营兵力,夜袭阳明堡飞机场获得重大胜利,炸毁敌机 24 架,令敌胆寒,威震华北。

太原失陷后，日军南犯津浦路方向和长江流域，华北敌兵力减

少，为八路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造成了有利时机。我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遂全面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积极配合我地方党，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林彪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南下汾河流域，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平型关战役后，聂荣臻率杨成武独立团和总部特务团等部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和徐海东率三四四旅作为总部的机动部队，在五台山地区参加了晋察冀根据地反围攻作战之后，集结在晋北浑源、繁峙一带。12 月，该旅沿滹沱河岸向冀西靠近晋冀边界一带转移。部队先在太原以北对敌进行袭击作战，旅部驻在盂县的西烟镇。

在太原以北对敌作战时，正值隆冬时节，真可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天夜里，天气很冷，阵地上空空荡荡，黄克诚成夜睡不着，想起了远方的前妻。他们结婚后没几天黄克诚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把她一个人扔在了家里。出来后不久，他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自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革命的，今后能不能活着回去还很难说。他不忍心让她等他，怕白等了，就劝她改嫁。他说得很诚恳，她也是个诚实人，很快就另嫁了人。后来，黄克诚听说她生小孩时难产，死了。他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总会有许多遗憾的事情。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前妻。当时，他还不知道她已经死了。在冰冷的茅屋里，他深情地写下了这首题为《思亲》的诗，诗云：

大雪纷飞冻难支，
衾单炕冷晓更迟。
长夜不眠忆往事，
铁石征人也相思。

有道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思亲”如何不丈夫和成千上万的军人一样，黄克诚既是军人，也是儿子和丈夫。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里，流露出诗的作者的无限亲情。诵读了这首小诗，人们无不被黄克诚这种高尚的亲情所感动。

3. 温汤：与日军的一战

1937 年年底到 1938 年年初，三四四旅奉命开至正太路以北的盂县、平山、获鹿、井陉、正定一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在原来两个团、一个警卫营的基础上，三四四旅又增编了一个第六八九团，韩先楚为团长，崔田民为政治委员。时年 25 岁的韩先楚为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参加了长征。在此之前，他为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副团长。时年 26 岁的崔田民，陕西绥德人，1927 年加入共青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曾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六八九团政治委员，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期间，三四四旅同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战斗，一次是于山西盂县的牛村，在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指挥下，打的仍是一场运动战。虽然，歼灭了敌人一部，但我部队也遭到较大伤亡。但就是这个张绍东，于翌年 3 月部队进入太行山区之时，擅自违背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部队驻地搞起了“打土豪”，且从中渔利，进而嫖娼！旅部得悉这个情况后，决定整顿队伍。张绍东听到此消息，心虚发慌。当时，他以看地形为名，把连以下干部集中起来，骗出驻地，并企图胁迫他们一起叛逃。但是，六八七团毕竟是支以老红军为主导的团队，政治工作干部都是好样的。张绍东的阴谋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即受到所有的政工干部的抵制，坚决不跟他走，并设法稳住了部队。不知悔改的张绍东，最后只拉走了团参谋长蓝国清、一个营长和几个排长，跑到老家大别山区，投靠了国民党。部队全部由政工干部带回了旅部，免遭了重大损失。全国解放时，张绍东被我军抓获,当即枪毙了,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张绍东叛逃事件，使三四四旅这支英雄部队蒙受了耻辱，徐海东、黄克诚及朱德总司令听到以后，均大为恼火。朱德还亲自到三四四旅指导工作,语重心长地说:"部队的政治工作必须深入啊!"

黄克诚听了也深为震动："必须深入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38 年 1 月 22 日。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反"扫荡"的三四四旅，在平山县的温汤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大战。温汤（今温塘）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因地下有温泉而闻名。

此前的是年元旦，黄克诚与徐海东奉八路军总部的电令，抓紧准备,拟于 5 日左右对正太铁路做一次大规模的破坏。部队于 10 日左右经山西定襄开到文水、交城以北地区隐蔽待机。正在部署、准备行动之时，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又传来了新的指示，命令三四四旅一部兵力向河北平山县及平山洪子店间袭扰，以威胁平山城，打击敌联络部队，破坏洪子店的交通。该旅主力暂结集，积极动作，力求逼退洪子店的敌人，并在追击中消灭其一部。朱德、彭德怀还命令曾国华支队和地方部队支援三四四旅的行动。

但是，敌人是极其狡猾的。井陉之敌的 500 余人、石家庄之敌 300 余人立即进到平山,在 1月 22 日拂晓，分两路进攻三四四旅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边打边退，于下午 4 点,退到平山县的温汤地区。敌人追到温汤附近，并派了十几个人到温汤街上搜索，发现了八路军便急忙退回去了。

敌人的这一不寻常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黄克诚与徐海东等三

四四旅旅部领导的注意。他们通过对敌情的分析与判断，认为这两路敌人既未前进也未发起进攻，说明敌军无技术兵种和迫击炮，其真实意图是在等待援兵。根据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以及群众条件和地理环境,黄克诚等当机立断 将敌人歼灭在温汤附近。当时,由于旅长徐海东肺病加重,温汤一仗,则由黄克诚指挥。

三四四旅对这一仗作了这样的部署 :该旅六八八团、曾国华支队主力、四支队二营为右翼,以夜幕作掩护,迅速行动,于拂晓前埋伏于西板山东南高山脚，待敌向温汤前进时攻其尾部。四支队一营、曾国华支队一个连占领温汤东西山地,钳制平山来敌。一切部署就绪,准备迎击敌人。三四四旅及曾国华支队等,宛如张开了大网,即将去‘ 网 ’住眼前这一个旅团的日军。这是抗战以来黄克诚亲自指挥的第一仗，他的心不免有些激动。为了拯救被日寇践踏的国土和被敌人蹂躏的同胞，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把它打好！他心中发誓说。

参战部队已进入了预定的战斗位置。而曾国华支队的主力因军分区另有命令调往他处,没有进入指定地点。实际上,这场战斗是以六八八团为主打的。

清晨 7 点。

晨风中带有浓浓的寒意，薄薄的晨雾笼罩着村庄和田野。战士们冒着寒风埋伏在阵地上,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两个小时过去了。

阵地上的我军战士的手脚冻得有些麻木了，但是他们依然在寒风中坚持着、等待着。时针已指向上午 9 点。

2000 多日军开始向温汤前进了。

黄克诚及时下达了战斗命令。顿时，密集的子弹一齐射向敌人。气焰嚣张的日军,被我军打得懵头转向,不知所措,一下子慌了手脚,其主力被我六八八团压入沟中,大部分占领了附近一个村庄及村南小高地，一小部分逃走。我军战士遂向高地发起多次冲

锋，敌人扔下一些重机枪和迫击炮撤回了村中。

占领了村庄的敌人负隅顽抗，向我军猛烈射击。我军战士无法接近村庄。此刻，我军攻不进去，敌军突不出来。两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左右。这时，800 多名敌军，带着几门重山炮，沿着通平公路，向温汤前进，赶来支援。接近温汤后，敌人架起大炮，向我三四四旅阵地轰击。我军战士缺乏避炮经验，一听到重山炮的轰响，便慌了神，到处乱跑。我六八八团阵地被敌人的重炮轰击后，部队遭到较大伤亡，该团团长陈锦秀被敌炮弹击中而阵亡，一营营长也光荣牺牲。这会儿，猫在村内的敌人乘机出来反击，又重新占领了村南的小高地。显然，战场的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黄克诚见情况不好，便果断地下命令，让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温汤一仗，我三四四旅原计划全歼进入该地区之敌 500 余人，但在实战中，敌我双方均有伤亡。尤其是通过这一仗，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使日军知道中国人是不可侮的。但因敌我力量的悬殊及种种原因，我军被迫撤退，这不能不引起黄克诚的深思。战后，他与徐海东一起，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认为温汤这一仗没有打好的原因有以下几条：一是突击队领导人没能具体规定各营的战斗动作、任务、攻击道路和攻击点；二是突击队各营未能协同动作；三是钳制队没有采取攻击措施，吸引敌人的增援部队；四是发现敌人增援部队，而新庄的敌人尚未解决时，旅部命令部队及时撤退，而六八八团的指挥员却想等到黄昏解决敌人，没能机动地撤退，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五是干部个人勇敢，但没有发挥指挥员的应有作用，且侦察部队亦没有战斗队形、战斗动作；六是通讯联络较差，未能及时传达命令和情况；七是部队缺乏炮战与避炮的经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等等。以上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黄克诚认为，本旅部队应当牢牢记取，对于其他兄

弟部队也十分要紧，有所启示。因为，以往部队虽然打过不少仗，但是都是国内战争，今后同日本侵略军的战斗还要继续地打下去。此时，部队从挫折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大家想起了平时黄克诚的一些语重心长的教诲，对研究新战法、避免再打被动仗、阵地仗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自觉性也大大增强了。

事后，黄克诚与徐海东联合署名，把这次温汤战斗的经过和教训报告了八路军总部，也告诉了兄弟部队。

4. 参加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

为了打击和削弱进入晋东南地区和占领长治之敌，以牵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奉总部的命令，于 1938 年 3 月上旬南下到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一线。三四四旅亦同时奉命南下晋东南，进入太行山区。在从河北越过正太路到达山西平定、昔阳地区时，徐海东和黄克诚率第六八八团、第六八九团走在前面，第六八七团殿后。

在部队过正太路南下时，黄克诚与刚被营救出狱不久、奉命赴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彭真相遇。当晚他与彭真住在一起，和他谈了一个晚上，并向他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历史情况，根据自己的了解和体会，着重指出王明路线是错误的，应当相信毛泽东。与此同时，黄克诚与彭真增进了相互了解，增进了革命情谊。

此间，黄克诚还见到一位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八路军很感兴趣的美国海军中校卡尔逊。黄克诚接受了他的采访，并将杨勇在平型关作战时缴获的赠送给他的战利品——一架小照相机，转赠卡尔逊作为纪念。卡尔逊感到非常高兴。

三四四旅进入太行山区之后，上级任命黄克诚兼任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与徐海东一起，指挥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第六八八团以及曾国华支队等部，坚持太行山南段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

八路军总部命令，第六八九团划归一二九师指挥，团长为韩先楚、政治委员为崔田民。张绍东叛变后，第六八七团团长由田守尧担任，政治委员改由吴信泉担任。1912 年出生的吴信泉为湖南平江人，1926 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曾任红军班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特派员、师特派员、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此前担任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政治处主任。陈锦秀牺牲后，第六八八团团长由韦杰担任。 1914 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的韦杰，壮族。1929 年参加红军，1933 年入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骑兵团团长、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战初期，曾任抗大学员队队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第六八八团政治委员仍是刘震。1915 年出生于湖北孝感的刘震，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入党。历任红军连指导员，营、团、师政委。参加了长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曾任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训处主任。

三四四旅在武乡一带活动了大约半个月时间，集中对侵入晋东南的日军后方运输线进行破坏。因我八路军对敌人不断地实行有力的打击，日军恼羞成怒，在豫北、晋南重创国民党军队之后，为解除其后方威胁，准备向太行山区实行围攻、报复。是年 4 月初，日军以其太行山区晋东南一带的一〇八师团为主力，纠集了十六、二十、一〇八、一〇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共十几个联队 30000 多人，由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 平汉线上的邢台 正太路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及临屯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 9 路向晋东南地区之我军大举围攻，号称“ 九路围攻 ”，妄图围歼我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之三四四旅和山西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于武乡、辽县（今左权）、榆社地区。针对敌人的企图，我八路军总部决定以黄克诚和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六八八团配合兄弟部队及游击队，在内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拦截、打击日军，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处处扑空，陷入饥饿疲

和被动挨打的境地。

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和随之行动的六八九团则跳出日军合围圈,转至外线涉县以北地区,待机歼敌。经我内线军民十几天的英勇战斗,除 3路敌军深入我根据地外,其余各路均被阻止。而深入根据地之敌,在我军打击下也疲惫不堪,惊魂未定。这时,我一二九师主力抓住有利战机,及时转回到内线,集中兵力,以急袭手段,打击敌之主要一路。4 月 16 日,三四四旅第六八九团随一二九师和友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同日军主力打了一场恶仗,歼灭日军 2300 余人。长乐村战斗后,各路敌人即纷纷回窜。我军则乘胜追击。4月 19 日,驻沁县之敌约 3000 余人于清晨 5 时左右慌乱地向南撤退。黄克诚与徐海东得到情报后,遂立即命令主力尾随敌人行动。上午 11 时许,在段柳南北地区开始侧击敌人。敌人利用骑兵和炮火轮番掩护撤退,到下午 3 时,其主力占领了新庄,顽强抵抗。为避免伤亡,三四四旅并未强攻。这一仗,毙伤敌人 200 多人,敌在撤退途中留下了一路血迹,遗弃许多粮食辎重。三四四旅只伤亡 50 余人。

在此期间,黄克诚与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同日军打了两次仗。一次是在襄垣城西北的虒亭镇,另一次是在长子以南的张店镇。这两仗一改过去的阵地战的打法,避免了打被动仗的局面,均是按照游击战的原则部署进行的。战斗打响后,我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一般,猛扑敌群,与敌拼搏,大量杀伤日军,三四四旅部队亦受到了不小伤亡。

在我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从 4 月 4 日到 4月 27 日,日军的‘九路围攻’被我军彻底粉碎了。此役共歼日军 4000 余人,收复沁县、榆社、武乡、辽县、沁源、屯留、长治、壶关、高平、黎城等 17 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刚刚建立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之后不久,黄克诚、徐海东奉命率领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六八八团进至长治一带休整,六八九团则开至冀南敌后休整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